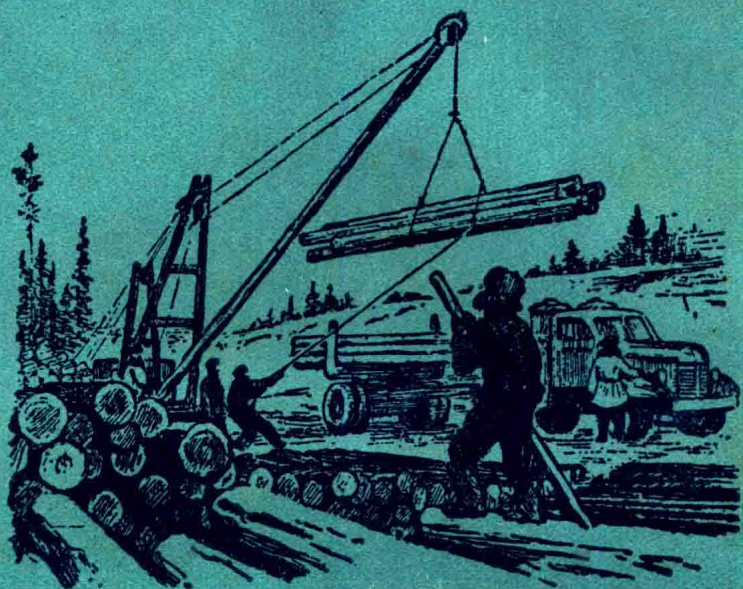




光明少年叢書

友誼的標誌

南致善譯

馬林科夫著

友誼的標誌

著夫科林馬·M聯蘇

譯善致南



光明書局出版

М. МАРЬЕНКОВ
ЗНАК ДРУЖБЫ

棋源：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
部國立兒童文學出版局 1950 年刊行本譯出。

“友誼的標誌” 一九五一年四月付排
一九五一年六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光明書局發行

總店：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電話九六四二〇

支店：廣州永漢北路・成都祠堂街

初版 0001—5000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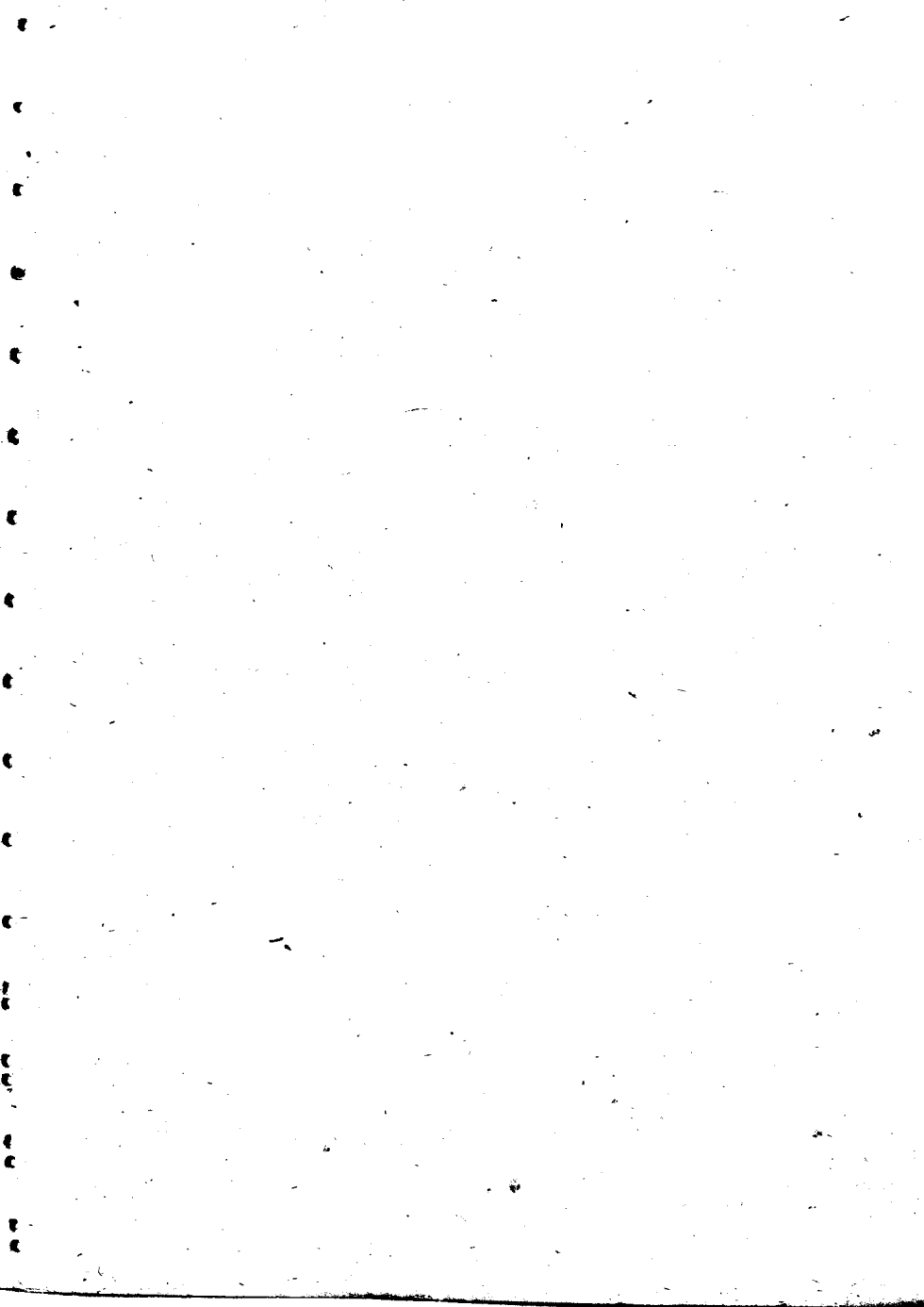
定價 8,500 元

光明少年叢書

金主人編

目次

第一章	從烏克蘭寄來的信	七
第二章	爲了表示友誼	一六
第三章	我們在森林裏不是袖手旁觀的客人	二三
第四章	少先隊的禮物	三五
第五章	中隊期待着你們	四〇
第六章	哈普湖上的失亭	四四
第七章	在木筏的先頭	五〇
第八章	在河上和『伙食房』在一道	五七
第九章	瀑布旁的崗位	六一
第十章	海邊的城市	六九
第十一章	我們的圓木到哪裏去	七四





第一章 從烏克蘭寄來的信

特別使人愉快的午間休息的鈴聲響起來了，在這一剎那之間，各教室的門幾乎都敞開了。一百五十個人的腳，踏進了宏大而明亮的學校走廊。轟轟的騾鬧聲和喧笑聲從打開了的小窗和敞開了的門裏傳了出來。

有一些五年級的學生，披上了皮短外套，跑到外面去。

最近兩天以來的溫暖，使得白雪鬆軟，容易把它做成各樣形狀。

高身材的艾諾·亞爾維尼領着幾個五年

級同學很快地跑向用雪堆成的堡壘去。這堡壘是昨天才築起來的。好幾十個用雪製成的『手榴彈』，在空中閃閃地放光。午間休息竟然變成基夫湖學生們戰鬥遊戲的時間了。『孩子們！來信了！』不知是誰從台階上喊了一聲，大家立刻回到道路這方面來，忘却了攻擊堡壘。

郵政很早就是基夫湖居民特別重視和經常注意的一件事情。

這個地區的中心是在湖和森林後面很遠的地方。郵遞員白髯老人列梭年，夏天坐小艇托船，冬天坐雪橇，每隔一天準來基夫湖一次，在他那釘着精巧鈕子的皮口袋裏，總是裝着使人感覺興趣的東西的。

在列梭年每次來的時候，從大口袋裏，掏出來的不是貼着花花綠綠郵票的書網，就是獵槍，或是用布包裝的包裹。

至於信件和報紙，那就更不必說了，它們總是差不多要佔半袋子的。

列梭年攜帶的很多信件，送到校長室裏才卸下來。

很早就形成了一種習慣：校長接到郵件以後，立刻就走到等待得不耐煩的學生們面

前。

時常在他手裏拿着的，不是成匣的彩色『虹』牌鉛筆，就是成細的新讀本。不但如此，就是所有動物學、地理、歷史的彩色圖書，所有圖表，掛在牆上的地圖，甚至巨大的藍色地球儀等，也都是曾由郵袋裏拿出來的。

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孩子們現在目不轉睛地看着從容不迫的、有節奏奔馳着、微動着頭的多毛的淡栗色小馬，和列梭年的黑皮外套，這個皮外套是那樣的大，甚至它可以蓋沒好幾張書桌。

外套的領子豎得那樣高，好像一只煙囪，還真奇怪，這位年老的列梭年怎麼能從領子裏向外面看呢？

在學校門口，郵遞員從容地跳下了雪橇，把皮外套放在雪橇上，驟然一看，這外套就好像一隻睡着了的狗熊一樣，許多學生們都爭着打招呼：『你好啊！列梭年伯伯！』於是列梭年莊重地向他們點頭回禮。後來他就攬着皮口袋往校長室走去。

被學生們踐踏得平滑的門前空地，一剎那間人都走光了。

過了一會兒，謝爾傑伊·伊凡諾維奇就走到靜靜站在學校寬敞走廊裏的學生們面前。

這一次列機年送來的東西並不多，校長手裏只拿着厚厚的一細普通筆記本。

誠然，這些筆記本是很有趣的——厚厚的，用光亮的黑色和褐色封面釘好的，還沒失掉新鮮的膠水氣味，但是，這只不過是一些筆記本罷了。至於『友愛的孩子』和『少先隊真理報』，今天列機年却沒有送來。所有聚集在走廊裏的孩子們，都交頭接耳地談論這個使他們失望的事情。

謝爾傑伊·伊凡諾維奇高過頭頂地舉着一封天藍色信封的信，忍着微笑大聲問道：

『孩子們！你們誰在等着從烏克蘭寄來的信呢？』

從烏克蘭？不！在這兒——卡列利亞，誰也沒有等着從遙遠的烏克蘭寄來的信。

學生們肅靜無聲地，用好奇的眼光看着那個堅固的藍色信封，站在前面的葉里庫也夫·培卡踏起脚尖，想看一看封皮上的住址，但是，却被站在旁邊的孩子在他後腦上戳了一指說道：『與你不相干的事，你不要管。』

『斯喬帕·安吉平！』謝爾傑伊·伊凡諾維奇伸出拿着信封的手對他說：『這是從烏克蘭給你寄來的信，你拿去吧！』

一個身材不高，粗矮的五年級學生，他有寬大的前額和微微皺着的眉毛，並沒有離開他所站立着的地方，在他圓圓的顯著特徵的臉上，可以看出十分驚訝的樣子。

斯喬帕·安吉平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對任何事物，都是不會立刻就相信的。假如他母親對他說：『孩子們曾跑來找你——他們已到樹林裏探越橘去了。』那麼，斯喬帕就會慢慢地回答：『這是誰來找我呢？』艾諾在釣魚哪，賽洛克——方才我還見過他，……那麼還有誰呢？』

『是塔卡和瓦尼亞一起來的！』

『嚇！』斯喬帕懷疑地眨着眼睛。『去探越橘？他們想的是些什麼啊？』

甚至有一次他滑倒在路上，跌在泥潭裏，他倒了一會兒，看看自己身上，然後說道：『我是摔倒了……』在這樣說了以後，才站起來。

斯喬帕說道：『這不是給我寄來的信。』

謝爾傑伊·伊凡諾維奇驚訝地問道：『怎麼不是給你寄來的信？住址明明寫的是：』
『基夫湖學校，安吉平·斯喬帕。』我們只有一個斯喬帕·安吉平，這就是給你的！拿去
吧！』

斯喬帕向前走到謝爾傑伊·伊凡諾維奇那裏拿了信，懷疑地看着這封信。
鈴聲響起來了。

『下課以後你再唸吧！』校長說道：斯喬帕把信放在口袋裏，慢慢地走進教室。

『信裏寫的是什麼？』同學們一邊走一邊問他：

『誰給你寫的？』

『等一會兒我們就會知道的！』斯喬帕鄭重地答道。

下課以後，在五年級教室裏，擁擠起來了，別班的學生也都擠到這個教室裏來。

『唸哪，斯喬帕！』有些學生要求道。

『快點唸哪！』別的學生懷着好奇的心情催促道。

『在信裏寫着什麼呢？』又有些學生問。

斯喬帕走到書桌前面，從信封裏取出信紙，就開始慢慢地唸道：

『維尼察省，克威特聶夫村寄。

你好啊，斯喬帕！

我是彼得魯西·費先科，你還記得我嗎？你還記得我們約定彼此通信的那件事嗎？我沒有忘，你看，我現在不是頭一個給你寫這封信嗎？

我們這裏早就收割了小麥、向日葵和玉蜀黍。所有的兒童都上學了。別人給我們送來很多書籍……。』

斯喬帕不慌不忙地用平穩而沉重的聲音讀了。

『……不過在我們學校裏非常擁擠。我們分三部學習。兒童很多。區裏已答應給我們建築新的大校舍，兩層大樓，它要和以前被可詛咒的法西斯強盜們所破壞了的一樣。

不過因爲缺乏木材，就耽擱了！

在我們集體農莊裏有很多新的建築，畜牧場就是新建築的，還有菜窖也是新建築的。我們需要很多圓木和木板，可是，我們周圍是一片廣闊的草原。雖然有果園，種着櫻桃樹和蘋果樹。但是不能把它們當作木材來用的。在這裏出產建築用的木材很少，它們都是從別地方運來的。在你們北方出產木材，但離我們這裏非常遙遠。新校舍的建築也就因此而拖延了。用磚築成的高高的牆基，還在夏天就已修好了。蓋屋頂的鐵皮，也運來了。現在就等着木材。只要運來木材，我們校舍馬上就能建築好。

怎麼樣？斯喬帕，你很好嗎？爲什麼你不寫信來呢？你和你的同學學習得怎樣？克威特聶夫學校的少先隊員們委託我向你們學校的少先隊員們致兄弟的敬禮。

寫信來啊，斯喬帕，我等待着你的回信。此致

少先隊的敬禮！

克威特聶夫七年制學校 五年級乙班學生

彼得魯西·費先科。

『這個彼得魯西是誰啊？你在什麼地方認識他的？』大家紛紛向斯喬帕問道。

『我們是在夏天認識的，當我住在阿爾契克的時候，我們曾經同在一個小隊裏。當我和他分手回家的時候，我們約定彼此通信，所以彼得魯西寫信來了。應該給他寫回信才好。』

培卡·葉里庫也夫喊道：『啊！我們的學校多麼寬敞呀！我們這裏的木材，甚至能建築一些城市！』

艾諾·亞爾維尼打斷了他的話：『別說了。』在他高高的前額上的黃色髮辮下面露出了皺紋。他沉思了一會兒說道：

『斯喬帕你先等一等寫回信。用我們全體少先隊員的名義給他寫回信吧！後天就是我們中隊的集會，那時我們大家來討論一下，對他的少先隊的敬禮，怎樣作答覆。』

第二章 爲了表示友誼

中隊的集會是很喧囂的。把彼得魯西的來信大聲地朗讀了兩遍。

輔導員問道：『你們有什麼提議嗎？』

瓦尼亞·米里金說道：『應該寫鹿怎樣從學校旁邊跑過去。這樣大的鹿，甚至它的犄角都能碰到窗戶了。』

莉莎·馬爾庫也娃說道：『不，應該寫我們怎樣學習，我們的學校是怎樣的，我們怎樣幫助集體農莊割草和收穫——每一個人工作了四十個勞動日。』

賽尼亞·伊格那托夫附加了一句說道：『應該寫我的怕父怎樣打死一個母熊，怎樣從樹林裏用皮帶和白樺木杖帶回來兩個小熊。』

培卡·葉里庫也夫喊道：『我們寫我們學校是多麼高大和寬敞，讓他也到我們這裏來學習吧！』